

王氏醫案溫熱緯卷四

經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溫熱經緯卷四

海甯王士雄孟英纂

定州楊昭黎著

仁和趙慶闢笛樓參 烏程汪曰楨謝城評

陳平伯外感溫病篇

雄按此與下篇相傳為陳薛所著究難致實姑從俗以標其姓字俟博雅正之

蓋聞外感不外六淫而民病當分四氣治傷寒家徒守發表攻裏之成方不計辛苦寒之貽害遂使溫熱之旨蒙昧不明醫詎缺點莫此甚焉。祖恭不敢博覽羣書廣搜載籍而恍然於溫熱病之不可不識也。內經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蓋謂冬令嚴寒陽氣內斂人能順天時而固密則腎氣內充命門為三焦之別使本得固腠理而護皮毛雖當春令升泄之時而我身之真氣則內外彌綸不隨升令之泄而告匱縱有客邪安能內侵是內經所以明病致之原也。然但云冬不藏精而不及他時者以冬為水旺之時屬北方寒水之化於時為久於人為腎井水溫而堅冰至陰外陽內有習坎之義故立言歸重於久非謂冬宜藏而他時可不藏精也。雄按此論冬不藏精春宜病溫之理甚近惟不知有伏氣為病之溫是其病也陳氏此篇與陶過條辨皆葉氏之功臣然幼科要略明言有伏氣之溫熱二家竟未細釋母乃疏乎二家且然下此者更無論難經云傷寒有五有傷寒。雄按麻黃辨即署兼濕為湯證是也有中風湯證是也有風溫雄按即暑病有濕溫病也亦曰濕熱夫統此風寒濕熱之邪而皆名之曰傷寒者亦早鑑於寒臟受傷外邪得入故探其本而皆謂之傷寒也。雄按仲景本論治法原有治法界畫甚嚴後人不察固知所措多致誤人故余輯此專論以期了然於學者之心目也獨是西北地高土燥風寒之為病居多。雄按亦不盡然東南地卑水濕濕熱之傷人獨甚從來風寒傷形傷形者定從表入濕熱傷氣傷氣者不盡從表入故治傷寒之法不可用以治溫熱也夫溫者煖也熱也非寒之可比如風邪外束則曰風溫濕邪內侵則曰濕溫縱有微寒之兼襲不同栗冽之嚴感是以發表宣辛涼不宜辛熱清裏宜泄熱不宜逐熱雄亦有宜逐者總須辨證耳蓋風不兼寒即為風火濕雖化熱終屬陰邪雄按濕固陰邪其兼感熱者則又不可謂之陰矣自昔仲景著書不詳溫

熱遂使後人各呈家佐漫無成章。而凡大江以南病溫多而病寒少。雄按北省溫病亦多於傷寒投以發表不適熱攻裏不適寒諸法以致亡死接踵也悲夫。雄按篇中非伏氣之說皆為節去棄取錄喻後皆仿此

風濕為病春月與冬季居多或惡風或不惡風必身熱欬嗽煩渴此風溫證之提綱也

自注春月風邪用表

冬初氣煖多風雄按冬煖不藏不藏故風溫之病多見於此但風邪屬陽陽邪從陽必傷衛氣人身之中肺生

衛又胃謂衛之本是以風溫外薄肺胃內應風溫內襲肺胃受病其溫邪之內外有異形而肺胃之裏面無

二致故惡風為或有之證而熱渴欬嗽為必有之證也三復仲景晝言溫病者再一則曰太陽病發熱而渴

不惡寒者為溫病此不過以不惡寒而渴之證辨傷寒與溫病之異而非專為風溫敘證也雄按此言伏氣

病以太陽為少陰之表也再則曰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夫灼熱因於發汗其誤用辛熱發汗可知仲

景復申之曰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嘔息必鼾語言難出凡此皆誤汗劫脾後變見之

證非溫病固有之證如續云若被下者直視失溲若被火者發黃色劇則如驚癇狀時瘻癰若火薰之一逆

尚引日再逆促命期亦止詳用下用火之變證而未言風溫之本來見證也雄按此言溫病誤汗熟極生風

感之風溫陳氏不知有伏氣春溫之病強為解證原可刪也然病之内外雖殊證之屬溫則一始存為後比例然從此細參則知風溫為燥熱之邪燥令從金化燥

熱歸陽明故肺胃為溫邪必犯之地且可悟風溫為燥熱之病燥則傷陰熱則傷津泄熱和陰又為風溫病

一定之治法也反此即為逆矣用是不辭僭越而於仲景之無文處求文無治處索治敘證施治列為條例

知我罪我其在斯乎雄按外感溫病仲聖雖未言而華氏已詳論矣

風溫證身熱畏風頭痛欬嗽口渴脈浮數舌苔白者邪在表也當用薄荷前胡杏仁桔梗桑葉川貝之屬涼解

表楊云前胡桔梗一升川桔梗宜少用

自滿風屬陽邪不伏寒者為風溫陽邪必傷陽絡是以頭痛畏風邪鬱肌

表肺胃內應故欬嗽口渴苔白邪留於表故脈浮數表未解者當先解表但不同於傷寒之用麻桂耳

雄

後何西池云辨證之法古人以黃稠者為熱稀白者為寒此特言其大概而不可泥也以外感言之陽風欬

嗽隨欬出頻數而多色皆稀白誤作寒治多致困頓蓋火盛壅逼頻欬頓出停留不久故未至於黃稠耳

迨火衰氣平。欬嗽漸息。痰之出者。半日一口反黃而稠。緣火不上壅。得久留受其煎煉。便然耳。故葛根之
痰火氣尚緩而微稀白之痰火氣反急而盛也。此皆當用辛涼解散而不宜於溫熱者。惟之内傷亦然。孰謂
稀白之痰必屬於寒哉。總須臨證細審。更參以脈。自可見也。

風溫證身熱欬嗽自汗。口渴煩悶脈數。舌苔微黃者。然在肺胃也。當用川貝牛蒡桑皮連翹桔梗竹葉之屬涼
泄裏熱。此溫邪之內襲者。肺熱則欬嗽汗泄。胃熱則口渴煩悶。苔白轉黃。風從火化。故以清泄肺胃為主。
雄按苔黃不甚燥者。楊云故條中言微黃亦具見斟酌 治當如是。若黃而已乾。則桑皮橘皮皆嫌其燥。須易桔梗黃芩。庶不
轉傷其液也。

風溫證身灼熱口大渴欬嗽煩悶。譏語如夢語。脈弦數。乾嘔者。此熱灼肺胃。風火內旋。當用羚羊角川貝連翹
麥冬石斛青蒿知母花粉之屬。以泄熱和陰。此溫邪襲入肺胃之絡。灼爍陰津。引動木火。故有煩渴嘔逆等
證。急宜泄去絡中之熱。庶無風火相煽。走竄包絡之虞。雄按。咳嗽且悶。麥冬未可即授。嫌其滋也。汪按徐洄
能滿肺氣非實。所宜是也。以為大渴耶。已有知母花粉足勝其任矣。木火上衝而乾嘔。則清蒿雖清少陽。而嫌乎升矣。
宜去此二味。加以梔子竹茹枇杷葉則妙矣。楊云議藥細極微芒 諸君不可草草讀過。

風溫證身熱欬嗽口渴下利。苔黃譏語胸痞脈數。此溫邪由肺胃下注大腸。當用黃芩桔梗煨葛豆卷甘草橘
皮之屬。以升泄溫邪。大腸與胃相連屬與肺相表裏。溫邪內逼。下注大腸。則下利治之者。宜清泄溫邪。不必
專於治利。按傷寒論下利譏語者。有燥矢也。宜大承氣湯。王氏 是實熱內結。逼液下趨。必有舌燥苔黃。刺及
腹滿痛證兼見。故可下以逐熱。若溫邪下利。是風熱內迫。雖有譏語一證。仍是無形之熱蘊蓄於中。而非實
滿之邪盤結於內。故用葛根之升提。不任硝黃之下逐也。汪按升提亦所不任 雄按。傷寒為陰邪。未曾傳腑化熱。最
慮邪氣下陷。治必升提溫散。而有早下之戒。溫熱為陽邪火。必克金。故先犯肺火。性炎上難得下行。若肺氣
肅降有權。移其邪由腑出。正是病之路。升提胡可妄投。楊云小兒患痘必下利。與此正同。故溫病多既云
有發疹者。誤升則邪入肺絡。必喘亂而死。 既云宜清泄其邪。不必專於治利矣。况有欬嗽胸痞之兼證。豈葛根豆卷桔梗之所宜乎。當易以黃連桑葉銀花。

須知利不因寒潤藥亦多可用。仲聖以猪膚白蜜治溫病下利。寓意草論肺熱下利最謗學者宜究心焉。且傷寒與溫熱邪雖不同。皆屬無形之氣。傷寒之有燥矢。並非是氣結於寒邪化熱津液耗傷糟粕煉成燥矢耳。溫熱病之大便不閉為易治者。以臟熱移腑邪有下行之路。所謂腑氣通則臟氣安也。設大便閉者。熱在胃津。日亦何嘗無燥矢。宜下之證哉。惟傷寒之大便不宜早解。故必邪入於腑。始可下其燥矢。溫熱由腑及胃。雖不比疫證之下不嫌早。而喜其便通。宜用清涼故結成燥矢者較少耳。憶嘉慶己卯春。先君辛病溫而大便自利。彼時吾杭諸名醫。咸宗陶節菴書。以治傷寒不知所謂溫證也。見其下利。悉用柴葛汁。提捷而不應。或云是漏底證。漸溫補。病日以劇。將治木矣。父執翁七丈。是立賢二字。似薦浦上林先生來視。浦年甚少。該畢。即曰是溫證也。殆誤作傷寒治而多服溫燥之藥乎。幸而自利不止。熱勢尚有宣泄。否則早成厥瘈矣。後今日耶。即用大劑犀角石膏銀花粉鮮生地麥冬等藥。囑煎三大碗。置於榻前。頻頻灌之。藥未煎成之際。先筭庶幾次。飲之諸症長見方。相顧莫決。賴金履思丈力持前其藥。至一周時。服竣。病有起色。遂以漸愈。時雄年甫十二。聆其言而心識之。踰二年。先君捐館。雄餉口遠游。聞先生浦以善用清涼為眾口所鑠。乃從事於景岳。而以溫補稱。枉道徇人。惜哉。然雄之究心於溫熱。實浦先生有以致之也。浦今尚在。因其遠徙於鄉。竟未遑往質疑。義為恨。附記於此。聊志感仰之意。云爾。

風溫證熱久不愈。皴裂脣口渴胸悶。不知飢。身發白疹如寒粟狀。自汗脈數者。此風邪挟太陰脾濕。發為風疹。楊云白疹乃肺胃濕熱也。與脾無涉。亦與風無涉。用牛蒡荆芥防風連翹橘皮甘草之屬涼解之。風溫本留肺胃。若太陰舊有伏濕者。風熱之邪與濕熱相合。流連不解。日數雖多。仍留氣分。由肌肉而外達皮毛。發為白疹。蓋風邪與陽明營熱相併。則發斑。與太陰濕邪相合。則發疹也。又有病久中虛。氣分大虧。而發白疹者。必脉微弱而氣倦怯。多成死候。不可不慎。汪按前說即白如水晶色之白。唐後說即白如枯骨之白也。雄按白疹即白瘡也。雖挾濕邪久不愈。而從熱化。且汗渴脈數似非荆防之可再表。楊云此濕亦不易。滑石羣莖通草。楊當斯合涼解之法矣。若有虛羸當與甘藥以滋氣液。

風溫證身熱然喘口渴胸痞頭目脹大面發泡瘡者風毒上壅陽經當用荆芥薄荷連翹元參牛蒡馬勃青黛銀花之屬以清熱散邪此即世俗所謂大頭病也古人用三黃湯九十四主治然風熱壅盛致絡氣不宣頭腫如斗終不若仿普濟消毒飲之宣絡滌熱為佳

王按方附見

風溫證身大熱口大渴目赤脣腫氣虛煩躁舌絳齒板痰欬甚至神昏識語下利黃水者風溫熱毒深入陽明營分最為危候用犀角連翹葛根元參赤芍丹皮麥冬紫草川貝人中黃解毒提班間有生者陽云葛根參各對此風溫熱毒內壅肺胃侵入營分上下內外充斥肆逆若其毒不甚重或氣體壯實者猶可挽回否則必

壞

風溫毒邪始得之便身熱口渴目赤咽痛卧起不安手足厥冷泄濁脈伏者熱毒內壅絡氣阻當用升麻

陽云升麻

咽痛者一用升麻則邪入肺絡必喘而聲如曳鉛陳氏想未之見耳黃芩犀角銀花甘草豆卷之屬升散熱毒此風溫毒之壅於陽明氣分者

是肺病仍即仲景所云陽毒病是也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乘其邪犯氣分未入營陰故可升散而愈

風溫證身熱自汗面赤神迷身重難轉側多眠睡眞鼾語難出脈數者溫邪內逼陽明精液劫奪神機不運用石膏知母麥冬半夏竹葉甘草之屬泄熱救津鼻軒面赤胃熱極盛人之陰氣依胃為養熱邪內灼胃熱乾枯陰氣復有何資而能參諸陽灌諸絡是以筋骨懈怠機關失運急用甘涼之品以清熱濡津或有濟也

雄按宜加西洋參百合竹瀝

風溫證身熱痰欬口渴神迷手足癱瘓狀若驚癇脈弦數者此熱劫津液金因木旺當用羚羊川貝青蒿連翹知母麥冬鉤藤之屬以息風清熱肺屬金而畏火賴胃津之濡養以肅降令而溉百脈者也熱邪內盛胃津被劫肺失所資木為火之母子能令母實火旺金囚木無所畏反侮所不勝是以筋脈失養風火內旋癱瘓在所不免即俗云發瘻是也故以息風清熱為主治雄按可加元參梔子絲瓜絡

風溫證熱渴煩悶昏憊不知人不語如尸厥脈數者此熱邪內蘊走竄心包絡當用犀角連翹焦遠志鮮石菖蒲參冬川貝牛黃至寶之麝泄熱通絡熱邪極盛與三焦相火相煽最易內竄心包逼亂神明閉塞絡脈以

致昏迷不語其狀如尸俗謂發厥是也閉者宜開故以香開辛散為務。熱邪極盛三焦相火相煽燔易內竄心包逼亂神明閉塞絡脈雖是喻氏之言而法以香開辛散然熱極似水一派烟霧塵天蒙住心包不知不識如人行烟塵中口鼻皆燥非兩解不能散其勢再入溫熱之處則人當燥悶死矣且溫熱多燥辛香之品盡是燥燥與熱鬥立見其敗且心神為熱邪蒸圍非閉塞也有形無形治法大異遇此每存敗時故前人不能探其情今補薛生白先生一法於後汪按此乃製香開辛散之法而別立一法與本書極明雄黃一兩研極細入銅勺內又研提淨牙硝六錢微火鎔化撥勻如水時楊云據此用法當是撥如水兩字錢字必有一誤急灌清者於碗粗造不用凝定此丹灶家祕製也凡遇前證先用陳雨水十碗內取出一碗煎水通一錢通草二錢傾入九碗冷水內又取犀角磨入三錢或旋磨旋與亦可每碗約二三分再將製雄黃二三釐入碗冷與服時略進之能於三日內進之盡必有清痰吐出數椀而愈楊云據此用法當是一分硝六分也十枚七八益此證元期最緩而醫人無他法母每付之天命牛黃清心而已可勝長嘆雄黃按燒雄黃法昉於游宦紀聞見知不足齋叢書

薛生白溫熱病篇

雄按汪本吳本俱作溫證

雄按此篇始見於舒松摩重刊醫師秘笈後云是薛作章氏從而釋之而江白仙本以附陳作後吳子音溫熱贊言連前篇併為一人之書並不標明何人所著但曰寄瓢子述且前篇之末有今補薛生白先生一法於後云云則此篇亦非薛著矣其江本所補一法又無薛生白二字且此篇張友樵所治酒客之案但稱曰余診言人人殊無從覈實姑存疑以質博雅

二濕熱證雄按既受濕又感暑也既是溫熱亦有濕邪久伏而化熱者始惡寒後但熱不寒汗出胸痞舌白本下有或黃二字渴不引飲雄按甘露消毒丹九十五最妙吳本雖出江本之後無甚異同所附酒客自注此條乃濕熱證之提綱也濕熱病屬陽明太陰經者居多章虛谷云胃為戊土屬陽脾為己土屬陰濕土之中氣實則病在陽明中氣虛則病在太陰外邪傷人以隨人身之氣而變如風寒在太陽則惡寒傳陽明即覺為熱而歸太陰也病在二經之表者多兼少陽二焦雄按此二句從吳本補入病在二經之裏者每兼厥陰風木以肝脾胃所居相近也

以少陽厥陰同司相火

少陽之氣由肝膽而升陽明太陰溫熱內鬱鬱甚則少火皆成壯火而表裏上下充

流行三焦即名相火

。

斥肆逆

經曰少火生氣壯火食氣少火者陽和之生氣即元氣烈壯火為亢陽之暴氣故是證最易自發也外邪鬱使陽和之氣悉變為亢暴之氣而充斥一身也

乾嘔發瘧

暑濕之邪蒙蔽清陽則耳聾內擾肝脾則乾嘔而輕躁也

乾嘔發瘧

暑濕之邪蒙蔽清陽則耳聾內擾肝脾則乾嘔而輕躁也

非溫熱病必見之正局也

必見之證標於提綱使人辨識不至與他症混亂其義始惡寒者陽為寒侵而惡

寒終非若寒傷於表之惡寒

溫為陰邪始過其陽而惡寒既與暑合則兼後但熱不寒則鬱而成熱反惡熱

矣

雄按後則溫熱成熟故反惡熱所謂六氣之熱尤易也

舌白漏熱交蒸則舌黃

雄按觀此句則提綱中熱則復不升而口渴漏則飲內留而不引飲提綱中熱則復不升而口渴漏則飲內留而不引飲

有之然所云表者乃太陰陽明之表而非太陽之表

溫熱邪歸脾胃非同風寒之在太陽也雄按提綱中熱則復不升而口渴漏則飲內留而不引飲

陰邪先犯肺脾惟濕為中土之氣胃為中土之腑故胃受之

此則前病在太陰下必有腹滿應從吳本補入太陰之

表四肢也

四肢裏氣於脾胃而肌肉脾胃所主若以脾胃分之則胃為脾之表胸為胃之表也故胸痞為溫熱必有

之證四肢倦怠肌肉煩疼亦必並見

此溫熱在牌之所以不干太陽者以太陽為寒水之臟主一身之表

肺為天包地外而處於上膀胱為水水環地極而處於下故皆為一身之表而風為陽邪首及肺經寒為

陰邪先犯肺脾惟濕為中土之氣胃為中土之腑故胃受之楊云此注奇情至理所謂語必驚人總近情也

風寒必自表入故屬太陽

雄按陳亮師云風邪上受肺合咽膈也溫熱之邪從表傷者十之一二而傷表機其陽氣而發熱如仲景條內之麻黃亦小豆湯是也

由口鼻入者十之八九必由口鼻而入陽明為水穀之海太陰為濕土之臟故多

陽明太陰受病

溫熱暑重則歸陽明膜原者外通肌肉內近胃腑即三焦之門實一身之半表半裏必有

此與葉氏溫熱篇論合邪由上受直趨中道故病多歸膜原

章云外經絡內腑膜原居其中為內外交界之地凡口鼻肌肉所受之邪皆歸於此也其為三焦之門戶而近胃口故膜原之邪必由三焦而入脾胃也楊云細釋此言則膜原乃人體內之臟也然邪之由鼻入

者必先至肺由口入者必先至胃何以云必歸膜原此不可解者也若云在內之邪必由膜原達外在外之

邪必由體原要之溫熱之病不獨與傷寒不同且與溫病大異溫病乃少陰太陽同病此仲景所論伏氣之

入內則似矣

感之風溫則又不同者矣雄按此注知有少陰太陽之溫病則與前篇風溫條例力非伏氣之論者斷非一

人之筆即據文義亦可避於此矣吳氏何以併為一家江本必欲相合強為附沒豈非自呈偏安也

注前篇自序自謂其名曰祖恭未言又有此篇此篇又無自序真非出一人手明甚參閱類之是也

以溫熱之證脈無定體或洪或緩或伏或細各隨證見不拘一格故難以一定之脈拘定後人眼目也

大學圖書館

熱證見陽脈太陰濕脈見陰脈故各證隨見也

濕熱之證陽明必兼太陰者。徒知臟腑相連濕土同氣而不知當與溫病之必兼

少陰比例

少陰不藏木火內燔風邪外襲表裏相應故為溫病

此即經言冬不藏精春發溫病後外感膏肓中人多有之其冬傷寒而

邪至春發出於太陽之溫病

此句作人多有之皆必太陰內傷濕飲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而溫利其小便之不

寒少陰也若外感風溫邪之上受者又當別論矣

為胃行津液者也脾傷而不健運則濕飲停聚故曰脾主虛生內

濕也惟按此言內濕素盛者暑邪入之易於留著而成濕溫病也

此皆先有內傷再感客邪非由朋友而之

謂若濕熱之證不挾內傷中氣實者其病必微

此句作推按內濕不盛者暑邪無所依傍雖患濕溫治之易愈或有先因於濕而

者亦屬內傷挾濕標本同病然勞倦傷脾為不足

濕飲停聚為有餘

此句作推按脾傷濕聚曷云有餘濕太飽則困遏而少壯則公

停濕聚矣較之飢傷而脾能勞傷而脾乏者則微尤不足而此尚有微

也後人以飢飽勞逸為飢飽勞役不但辨證不明于字義亦不協矣所以內傷外感孰多孰少或清或

又在臨證權衡矣

二二濕熱證惡寒無汗身重頭痛

此句作推按吳本下有胸痞腰痛四字濕在表分宜藿香薷羌活蒼朮皮薄荷牛蒡子等味頭不痛不

者去羌活

此句作推按吳本無藿香薷薄荷牛蒡子有葛根神龜廣皮枳殼

白注此下傷身重惡寒

此句作推按此條乃陰濕傷表之候

此句作推按惡寒而不發熱故為陰濕

活不獨勝濕且以祛風

此句作推按濕宜淡渗不宜專用燥

此條外候與上條同惟汗出獨異更加關節疼痛

此句作推按濕邪初犯陽明之表而即清胃脫之熱者不

欲濕邪之鬱熱上蒸而欲濕邪之淡滲下走耳

此句作推按此乃陽濕傷表之候以其惡寒少而發熱多故為陽濕也推

卷茯苓皮蒼朮皮藿香葉鮮荷葉白通草結梗等味不惡寒者去蒼朮皮

此句作推按吳本此句作汗少惡寒者加葛根綠內無荷葉蓋香通草結梗

此句作推按此有神龜廣皮

此條外候與上條同惟汗出獨異更加關節疼痛

此句作推按濕邪初犯陽明之表而即清胃脫之熱者不

欲濕邪之鬱熱上蒸而欲濕邪之淡滲下走耳

此句作推按此乃陽濕傷表之候以其惡寒少而發熱多故為陽濕也推

利可知矣二句汪推此

二句乃他人所附評語

石菖耳子絲爪藤海風臘酒炒黃連等味

此句作推按吳本無此條

此條乃濕邪挾風者風為木之氣風動則木張乘入陽

明之絡則口噤走竄太陰之經則拘攣故藥不獨勝濕重用息風一則風藥能勝濕一則風藥能疏肝也

選用地龍諸藤者欲其宣通脈絡耳

十二經絡皆有筋相連繫邪由經絡傷及於筋則癰瘕拘攣角弓反張筋由肝所主故筋病必當舒肝雄按地龍殊可不必加以羚羊角

葛桑枝等亦可也伯云地龍靈仙蒼耳海風藤似嫌過於走竄不如羚羊角竹茹桑枝等較妥或加鉤藤可乎

或問仲景治癌原有桂枝加枯萎根及葛根湯

病源既異治法自殊

汪按不但此耶洄溪已云金匱治癌絕少矣

傷寒之癌自外來

謂由外風證屬太陽

口噤如瘧陽治以散

外邪為主濕熱之癌自內出

謂由內風波及太陽治以息內風為主蓋三焦與肝膽同司相火

肝胆流行三焦

名相中焦濕熱不解則熱盛於裏而少火悉成壯火大動則風生而筋攣脈急風煽則火熾而識亂神迷

雄按設再投桂葛以助其風則燎原莫救矣

身中之氣隨風火上炎而有升無降

雄按治溫熱諸病不可不知此理常度盡失由是而形若以

厥正內經所謂血之與氣併走於上則為暴厥者是也外竄經脈則成癌內經膻中則為厥癌厥並見正

氣猶存一綫則氣復返而生胃津不克支持則厥不回而死矣

雄按喻氏云人生天真之氣即胃中之津

廢翁云胃中津液不竭其人必不即死皆見到之言也余世人既不知溫熱為何病更不知胃液為何物溫散燥烈之藥漫無顧忌誠不知其何心也

所以癌之與厥往往相連傷

寒之癌自外來者安有是哉

吳鞠通辨之甚詳確

暑月癌證與霍亂同出一源風自火生火隨風轉乘

入陽明則嘔吐及太陰則瀉是名霍亂

雄按木克土也癌則由經及臟而厥霍亂則由臟及經而癌

厥蓋癌證風火閉鬱鬱則邪勢愈甚不免逼亂神明故多厥霍亂風火外泄泄則邪勢外解

雄按宜作越不至

循經而走故少厥此癌與霍亂之分別也然癌證邪滯三焦三焦乃火化風得火而愈煽則逼入膻中而

雄按霍亂邪走脾胃乃濕化邪由濕而停留則淫及諸經而拘攣火鬱則厥火竄則攣又癌與厥之遺禍

也癌之攀結乃濕熱生風霍亂之轉筋乃風來勝濕

雄按木克土也癌則由經及臟而厥霍亂則由臟及經而癌

總由濕熱與風消亂清濁升降失常之故夫濕多熱少則風入土中而霍亂

雄按霍亂濕多熱少道其常

暴厥霍亂邪走脾胃乃濕化邪由濕而停留則淫及諸經而拘攣火鬱則厥火竄則攣又癌與厥之遺禍

也癌之攀結乃濕熱生風霍亂之轉筋乃風來勝濕

雄按木克土也癌則由經及臟而厥霍亂則由臟及經而癌

亢亡接踵然聞諸父老云向來此證甚稀而近則常有因於道光戊戌輯一專論問世嗣後此證屢行然

今人蘊濕者多暑邪易於涼伏迨一朝猝發遂至閨戶沿村風行似疫醫皆未知原委理中四逆隨手

投殊可歎也余每治愈此證必問其人曰病未猝發之先豈竟毫無所苦耶或曰病前數日手足心先覺

熱或曰未病前觀物皆紅如火鳴豈非暑熱內伏欲發而先露其機即咸豐紀元此證咸行經余治者無一不活而世人不察雖以蓋附設之不已慎乎楊云道光元年直省此證大作一覺轉筋即死京師全棺木買盡以席裹身而葬卒未有識為何證者俗傳食西瓜者即死故西瓜甚余時年十一頃與同學者日日飽啖之卒無恙今讀此論則醫學之陋不獨今日為然也熱多濕少則風乘之焦而痙厥而不返者死胃液乾枯火邪盤踞也轉筋入腹者死胃液內涸風邪獨勁也然則胃中之涼所關顧不鉅哉雄按此理喻氏發之葉氏暢之實諸病之生死關鍵也在溫熱等病尤厥證因辛開也

不四布者風邪更張終成死候不可不知。雄按此條自注明以溫熱二氣分疏章氏妄逞已見謂溫熱即讀越人之書耳誠於原釋中悉為訂正而附記於此以質宗工

五濕熱證壯熱口渴舌黃或焦紅發燒神昏譫語或笑邪灼心包營血已耗宜犀角羚羊角連翹生地元參鈎藤銀花露鮮菖蒲至寶丹四十二味雄按吳本無銀花露汪按宜從吳本蓋花露清靈芳潤用治熱病殊佳然中有蘊濕者終覺非宜也上條言遍此條言厥溫暑之邪本傷陽氣雄按此謂邪之初感必先于陽分而傷氣也及至熱極逼入營陰雄按雖扶濕邪日久已從熱化在氣不能清解必至逼營則津液耗而陰亦病心包受灼神識昏亂用藥以清熱救陰泄邪平肝為務雄按昏譫乃將滅之兆也

六濕熱證發逕神昏舌妄脈洪數有力開泄不效者濕熱結胸膈宜防涼膈散四十三味雄按宜從吳本蓋花露清靈芳潤用治熱病殊佳然其中有蘊濕者終覺非宜也若大便數日不通者熱之邪仍假陽明為出路也陽明實熱舌苔必老黃色或兼燥若猶帶白色而滑者乃濕重為火陰之邪或腸不得下須佐二木健脾燥濕否則脾陽氣陷不利不止即變危證蓋溫重屬太陰證必當扶脾也雄按苔色白滑不渴雖脹滿是太陰寒濕豈可謂下但宜厚朴枳本等溫中化濕為治若陽明之邪假陽明為出路一言真治溫熱病之金鑑也蓋溫以下行急躁邪既犯之雖不可孟浪攻辨故尤精二說皆宜參究汪按凡率投補腎者皆不知邪必須有出路之義者也

七濕熱證壯熱煩渴舌焦紅或縮班疹胸痞自利神昏痙厥熱邪充斥表裏三焦宜大劑犀角羚羊角生地元參銀花露紫草方諸水金汁鮮菖蒲等味雄按吳本無銀花露方諸水金汁有丹皮連翹此條乃痘厥子之最重者上為胸悶下次熱利斑疹惡心嘔吐惡陽明之熱致陽明之液為急務者恐胃液不存甘人自焚而死也雄按此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之真註也醫者宜切記之方諸水俗以蚌水代之腥濁已甚宜用竹瀝為妙此證紫雪二字二神犀丹九十六皆可用也

八漏熱證寒熱如瘡雄按吳本無柴胡橘梗滑石口不意味八字漏熱阻遏膜原宜柴胡厚朴檳榔草果藿香蒼朮半夏乾葛蒲散五十九等味雄按吳本無柴胡橘梗滑石口不意味八字漏熱阻遏膜原宜柴胡厚朴檳榔草果藿香蒼朮半夏乾葛蒲散五十九等味漏瘡香菖蒲有神龜

寒熱有定期如瘡證發作者以膜原為陽明之半表半裏熱濕阻遏則營衛氣爭證雖如瘡不得與瘡同治故仿又可達原飲之例蓋一由外涼乘一由內濕阻也

膜原在半表半裏如少陽之在陰陽交接處而營衛不和而發寒熱

似瘡之證矣

九漏熱證數日後脫中微悶知飢不食漏邪蒙繞三雄按宣焦宜藿香葉薄荷鮮荷葉枳杷葉佩蘭葉

雄按宣上人體弱而設是未察病情之言也或問漏熱盛時疫氣流行當服何藥預為消弭余謂葉訥人醫業存真載其高祖天士先生案云天氣鬱勃泛潮常以枳杷葉拭去毛淨鍋炒香泡湯飲之取芳香不燥不為穢濁所侵可免夏秋時令之病餘則建蘭葉竹葉冬瓜蘆根皆主清肅肺氣故為溫熱暑濕之要藥肺胃清降邪自不容矣若別藥恐滋流弊方名雖美不可試也而薄滋味達酒色尤為要務

三十一條參看彼初起之實邪故宜涌泄投此輕劑不相合矣又須與後條參看治法有上中之分臨證者

審之解後餘邪為虛初發者為實上焦近心故有懊憹語者語中焦離心遠故無如其古黃邪感亦有發譴語者

十漏熱證初起發熱汗出胸痞口渴舌白漏伏中焦宜藿梗蔻仁杏仁枳殼桔梗鬱金蒼朮厚朴草果半夏乾

葛蒲佩蘭葉八一散五十九楊云俱可用但須擇一一味對證者用之不必並用等味雄按吳本胸痞下曰不知飢口渴下曰不喜飢

上千則胸悶胃液不升則口渴病在中焦氣分故多開中焦氣分之藥

雄按亦太多頓不似薛氏手筆此條多有挾食者其舌根見黃色宜加瓜萎杏肉茱萸子汪按此疑亦後人所附評語

十二漏熱證數日後雄按吳本下有胸痞二字自利溺赤雄按吳本作腫口渴有身熱二字漏流下焦宜滑石猪苓茯苓澤瀉草薢通草等味

雄按吳本無澤瀉通草有神龜廣皮

下焦屬陰太陰所司陰道虛故自利化源滯則溺赤脾不轉津則口渴總由太

陰濕盛故也。濕滯下焦，故獨以分利為治。然兼證口渴胸痞，須佐入桔梗杏仁大豆黃，卷開泄中上源清，則流自潔不可不知。雄按據此則本條胸痞二字當從吳本增入為是至源清流潔云云則又非自註之文法殊可疑也。江按此篇多有後人評語，傳寫羼入，自註之處，此數語亦後人所附評語也。

以上三條俱濕重於熱之候。濕熱之邪不自表而入，故無表裏可分。謂由膀胱中道而入也。雖無表裏之分，亦有淺深別者。

無三焦可辨，猶之河間治消渴亦分三焦者是也。夫熱為天之氣也。雄按此明熱即暑之謂。

章氏何以曲為改釋？濕為地之氣，熱得之。

濕而愈燔，濕得熱而愈橫。雄按熱得溫則鬱遏而不宣，故愈燔；濕得熱則蒸騰而上薰，故愈橫。

病最多，丹溪有云：濕為病，十居八九。故病之體，且苟者莫如夏用為高以無所犯，當其汗則濕熱混合為一而成死證，名曰重暬也。

濕熱兩分，其病輕而緩。濕熱兩合，其病重而速。章云：故當以分治。

法則聞塞氣道而死矣。濕多熱少，則蒙上流下。當二焦分治。

調三焦之氣，濕熱俱多，則下閉上壅，而二焦俱困矣。

當開泄清熱，猶之傷寒門。二陽合病，三陽合病也。蓋太陰濕化，三焦火化，有濕無熱，止能蒙蔽清陽，安

阻於上，或阻於中，或阻於下。若濕熱一合，則身中少火，恐化為壯火，而三焦相火有不起而為瘧者。

雄按：不辨暑證之抉擇與否，而輒至其所以必屬陽明者，以陽明為水穀之海，鼻食氣口食味

悉歸陽明。邪從口鼻而入，則陽明為必由之路。雄按肺胃大腸一氣相通，溫熱竈三焦以此一臟二腑為最要，肺開竅於鼻，吸入之邪先犯於肺，肺經不解，則傳於胃，謂之順傳。不但病傳肺為順，而自上及中順流而不下，傳於胃為順也。若不下傳於胃，而內陷於心包絡，不但以臟傳臟，其邪由氣分入營，更進一層矣。故曰逆傳也。因

葉氏未嘗明說順傳之理，余已悟注於本條之後，讀此可證。管窺之非妄。江按：鼻有出路也。若不下傳於胃，而入肺，此云悉歸陽明，不免語病。夢隱以肺經不解，乃傳入胃釋之，意始圓通。

其始也，邪入陽明，早已先傷其胃液。其繼邪盛三焦，更欲資取於胃。濟司命者，可不為陽明顧慮哉？雄按此不獨

法也，風寒化熱之後，亦須顧此。況溫熱乎？

或問木火同氣，熱盛生風，以致痙攣，理固然矣。然有濕熱之證，表裏極熱，不痙不厥。

者何也？余曰：風木為火熱，引動者原因木氣素旺。木旺由於水虧，故得引火生風，反焚其木，以致痙攣者也。

內外相引，兩陽相煽，因而動。本作動張。若肝腎素僵，並無裏熱者，火熱安能招引肝風也？雄按：喻以遇晦

乃為平人，蓋陰不虛者，不畏暑而暑不易侵，難侵之亦不致劇，猶之乎水火不爛草也。陰虛者見日即畏，試

處深宮之內，而無形之暑氣偏宜侵之，更有不待暑侵而自成為厥者矣。楊云虛損之原一語，揭出

觀產婦及小兒一經吐熱便成癰瘍者以失血之後與純陽之體陰氣未充故肝風易動也。雄按原本未反與小兒並論尤為周密然婦科不如溫潤易撞往往稱為後營風喻氏闢之謬矣。細科一見發熱即以葛根為家常便飯初不究其因何而發熱之表熱不青寒葛不撤雖肝風已動癰瘍已形猶以風藥助感不亦儻乎此葉氏所以有剗肝風竭胃汗之切戒也。楊云痘癰舉世不知其因今經此詳明剖析昭如白日矣。或問曰亦有陰氣素虧之人病患濕熱且空疎外見入暮譜語皆而不瘦不厥者何也答曰病邪自盛於陽明之營分故由上腕而熏胸中則入營證矣邪不在三焦氣分則金不受囚木有畏未敢起而用事至於班屬陽明疹屬太陰亦二經營分熱極不與正焦相干即不與風木相引也此而痘厥必胃中津液盡涸耗及心營則肝風亦起而其人已早無生理矣。

此從吳本補此則粗工之治溫熱妄用柴葛竭力以耗胃汗而散其肝風者真殺人不以刀也惟稍佐於涼潤方中或不至為大害

十二濕熱證舌偏體白口渴濕滯陽明宜用辛開如厚朴草果半夏乾葛蒲等味。舌白者言其苔若苔滑而不渴者屬即太陰證宜溫之雄按苔白不渴須詢其便溺不熱者始為宜溫之的證也又按此與第十條證相似吳本無此條楊云濕熱微之證初起原可暫用此等藥開之一見濕開化熱便即轉手清熱若執此為常用之法則謨矣注內補虛當便渴一層尤為周到此濕邪極盛之候口渴乃液不上升非有熱也辛泄太過即可變而為熱。以其屬陽明濕邪開泄則陽氣升而熱透而此時濕邪尚未蘊熱故重用辛開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也。陽氣升則津液化而得上輸下布也。

十三濕熱證舌根白舌尖紅濕漸化熱餘濕猶滯宜辛泄佐清熱如蔻仁半夏乾葛蒲大豆黃卷連翹綠豆衣

六一散五十九等味。雄按吳本無此條。

此濕熱參半之證而燥濕之中即佐清熱者亦所以存陽明之液也。上二條憑

驗舌以投劑為臨證特要訣蓋舌為心之外候濁邪上熏心肺舌苔因而轉移合觀之雄按更宜參之草繩

十四濕熱證初起即胸悶不知人瞀亂大呴痛濕熱阻閉中上二焦宜草果檳榔鮮菖蒲莞荽六一散五十九各重用或加皂角地漿水煎用靈驗症丸為妙六一散有甘草須慎用此條乃濕熱俱盛之候而去濕藥多清熱藥少者以病邪初起即閉不得不以辛通開閉為急務不欲以寒涼凝滯氣機也。雄按莞荽不如用荊白

十五濕熱證四五日口大渴胸悶欲絕乾嘔不止脈細數舌光如鏡胃液受劫膽火上衝宜西瓜汁金汁鮮生地汁甘蔗汁磨服鬱金木香香附烏藥等味。雄按吳本作西瓜白汁謂不取瓤中汁而以瓜肉搗汁也併無金汁蔗汁此營陰素虧木火素旺者

之配

木乘陽明耗其津液。幸無飲邪。故一清陽明之熱。一散少陽之邪。不用煎者。取其氣全耳。

古非獨鑿反胸悶欲而

絕者。肝膽氣上逆也。故以諸汁疏胃液。辛香散逆氣。維按凡治陰虛氣滞者。可以仿此用藥。楊云比劍指當續隨子煎湯。磨沈香木香檀香橘丁香服。一月鴻盡水飲而痊。汪按續隨子去油脂盡。否則誤人。去油法。木牀用桂枝。後更宜紙隔重壓。接紙多次方能去淨。

十六濕熱證。雄按吳本下有不舒字。餘邪留滯經絡。宜元米

即按吳本下有不舒字。餘邪留滯經絡。宜元米

十九等味。此素有痰飲。而陽明少陽同病。故一以滌飲。一以降逆。與上條嘔同。而治異。正當合參。

碧玉散即加青

十九等味。此素有痰飲。而陽明少陽同病。故一以滌飲。一以降逆。與上條嘔同。而治異。正當合參。

碧玉散即加青

十七濕熱證。嘔惡不止。晝夜不差。欲死者。肺胃不和。胃熱移肺。肺不受邪也。宜用川連三四分。蘇葉三分。而無甚至句。

即按吳本效

十八濕熱證。欬。晝夜不安。甚至喘不得眠者。暑邪入於肺絡。宜葶藶枇杷葉六一散。

即按吳本效

十九濕熱證。十餘日大勢已退。惟口渴汗出。骨節酸痛。有隱字。餘邪留滯經絡。宜元米

即按吳本下有不舒字。餘邪留滯經絡。宜元米

二十濕熱證。雄按吳本下有不舒字。餘邪留滯經絡。宜元米

即按吳本下有不舒字。餘邪留滯經絡。宜元米

十一濕熱證。嘔。此條疫飲鬱其肝膽之火。故嘔水。

即按吳本下有不舒字。餘邪留滯經絡。宜元米

十二濕熱證。嘔。此條疫飲鬱其肝膽之火。故嘔水。

即按吳本下有不舒字。餘邪留滯經絡。宜元米

十三濕熱證。嘔。此條疫飲鬱其肝膽之火。故嘔水。

即按吳本下有不舒字。餘邪留滯經絡。宜元米

十四濕熱證。嘔。此條疫飲鬱其肝膽之火。故嘔水。

即按吳本下有不舒字。餘邪留滯經絡。宜元米

十五濕熱證。嘔。此條疫飲鬱其肝膽之火。故嘔水。

即按吳本下有不舒字。餘邪留滯經絡。宜元米

十六濕熱證。嘔。此條疫飲鬱其肝膽之火。故嘔水。

即按吳本下有不舒字。餘邪留滯經絡。宜元米

十七濕熱證。嘔。此條疫飲鬱其肝膽之火。故嘔水。

即按吳本下有不舒字。餘邪留滯經絡。宜元米

十八濕熱證。嘔。此條疫飲鬱其肝膽之火。故嘔水。

即按吳本下有不舒字。餘邪留滯經絡。宜元米

十九濕熱證。嘔。此條疫飲鬱其肝膽之火。故嘔水。

即按吳本下有不舒字。餘邪留滯經絡。宜元米

景麻沸湯之法。取氣不取味。走陽不走陰。佐以元米湯養陰。逐濕兩擅其長。

楊云煎法精妙。註亦明。折汪按。

口渴未必非渴。引於內而引飲也。然津液亦必須顧慮。以未治濕不用煎而用泡既巧妙亦周密。惟按用沙參麥冬石斛批杷葉等味。冬瓜湯煎服亦可。汪按用冬瓜靈妙。宜加綠瓜絲。

二十濕熱證數日後。汗出熱不除。或痙急頭痛不止者。營液大虧。厥陰風火上升。宜羚羊角蔓荆子鉢藤元參

生地女貞子等味。

雄按吳本無女貞有白芍。楊云白芍不如女貞。

濕熱傷營。肝風上逆。血不榮筋而痙急。頭痛。熱氣已退。

木氣獨張。故痙而不厥。投劑以息風為標。養營為本。

雄按蔓荆不若以菊花桑葉易之。楊云蔓荆最無謂所易甚佳。汪按枸杞子亦可用。不嫌其味。

二十二濕熱證。胸痞發熱。肌肉微疼。始終無汗者。腠理暑邪內閉。

雄按吳本作三四十九一兩。薄荷葉三四分。

三四十片。

泡湯調下。即汗解。

濕病發汗。昔賢有禁。此不微汗之病。以不除。蓋既

有不可汗之大戒。復有得汗始解之治法。歸證者。當知所變通矣。

吳云此濕熱蘊遏氣鬱不宣。故宜辛涼解

寒。便宜用香薷溫散矣。章云。濕病固非一概禁汗者。故仲景有麻黃加术湯等法。但寒濕在裏必當清利。今以溫熱閉於腠理。故以滑石利毛竅。若閉於經者。又當通其經絡可知矣。汪按吳本清

熱不能達外。楊云吳本勝於原本。

宣六一散。

二十三濕熱證。數日後。或吐下一時。並至者。中氣虧損。升降悖逆。宜生穀芽蓮心。

雄按當是蓮子。

扁豆米仁半夏甘草茯苓等味。甚者用理中法。

雄按吳本無此條。若可用法。理中法者必是過服寒涼所致。

升降悖逆法。當和中。猶之霍亂之用六和

湯也。若太陰憊甚。中氣不支。非理中不可。

忽然吐下更當細審脈證。有無虛實之別邪？或傷飲食。雄按亦有因忿怒而致者。須和肝胃。

二十四濕熱證。十餘日後。左關弦數。腹時痛。時圊血。肚門熱痛。血液內燥。熱邪傳入厥陰之證。且仿白頭翁法。碎

熟入厥陰而下利。即不圊血。亦當示仲景治熱利法。若竟逼入營陰。安得不用白頭翁湯涼血而散邪乎。設熟入陽明而下利。即不圊血。又宜師仲景下利譴語。用小承氣湯。

三十九

之法矣。

雄按章氏謂小承氣湯乃治厥陰熱利。若熟入陽明而下利。原宜宗黃芩湯為法。其有燥爻而譴語者。未嘗

無其候也。則小承氣亦可援例引用焉。

二十五濕熱證。十餘日後。尺脈數下利。或咽痛口渴。心煩。下泉不足。熱邪直犯少陰之證。宜仿猪膏湯三涼潤法。同一下利。有厥少之分。則藥有寒涼之異。謂厥陰宜寒也。然少陰有便膿之傷。不可不細審也。

二十五

濕熱證。身冷脈細汗泄胸痞。口渴舌白。濕中少陰之陽。宜人參白朮附子茯苓益智等味。雄按吳本無此條。楊云此等體固有之。然本論濕熱却火入寒濕。又不提明藥誤。豈不自亂其例。

此條濕邪傷陽。理合挾陽逐濕。口渴為少陰證。烏得妄用寒涼耶。於此不論。楊云此等體固有之。然本論濕熱却火入寒濕。又不提明藥誤。豈不自亂其例。

二十六暑月病初起。但惡寒面黃。口不渴。神倦四肢。頭暉沈弱。腹痛下利。濕困太陰之陽。宜仿縮脾散。喜則大順散。六十一來復丹。六十四等法。雄按吳本無此條。

此按此治暑太陰。告因濕濁彌漫。宜溫宣散。雄按凡寒漏為病。雖在暑月。忌用涼藥。宜舍時從證。也者。醫家之正法。眼藏徐洄溪云。天有陰暑。人間有陰熱矣。一語破的。汪按如夏日有陰暑。冬日當有陽寒乎。但冬日感病而醫者云。此為陽寒治宜涼藥。未有不嘔其妄者。而陰暑之名。乃相沿數百年。積非勝是。是不可解也。

詳醫者鑒諸。仲景謂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臟有寒故也。今濕重惡寒不發。

詳醫者鑒諸。仲景謂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臟有寒故也。今濕重惡寒不發。

二十七濕熱證按法治之。諸證皆退。惟目瞑則驚悸夢惕餘邪內留。膽氣未舒。宜酒侵郁李仁。薑汁炒棗仁。豬膽皮等味。雄按吳本無此條。

滑可去著。郁李仁性最滑脫。古人治驚後。肝系滯而不下。始終目不瞑者。用之以下肝系。

而去滯。此證借用良。由濕熱之邪留於膽中。膽為清虛之府。藏而不瀉。是以病去而內留之邪不去。寐則陽氣行於陰。膽熱內擾。肝魂不安。用郁李仁以泄邪。而以酒行之。酒氣獨歸膽也。棗仁之酸入肝安神。而以薑汁製安神。而又兼散邪也。肝性喜涼散。東仁薑汁太溫。勿宜酌加涼品。

二十八濕熱證。曾開泄下。奪惡候皆平。獨神思不清。倦語不思食。渴數唇齒乾。胃氣不輸。肺氣不布。元神大虧。宜人參。麥冬。石斛。木瓜。生甘草。生穀芽。鮮蓮子等味。雄按吳本無此條。汪按百合似亦可用。

開泄下。奪惡候皆平。正亦大傷。故見證多氣虛之象。理合清補元氣。若用膾滯陰藥。去生便遺。雄按此肺胃氣液兩虛之證。故宜清補。不但陰虛。如法但與清熱失於化濕。亦有此變。但口渴而兼身令脈細汗泄舌古白諸證者。固屬陰虛。宜溫藥。如上便加瀉赤且短便熱極臭者。仍是濕熱蘊伏之陽證。雖虛症寒之假象不可輕投溫補也。章氏所云。濕陽氣不化津液之渴。又為太陰證而非少陰證矣。

種清別

二十九濕熱證四五日。忽大汗出。手足冷。脈細如絲或絕。口渴。頭痛。而起坐。自如神清。語亮。乃汗出過多。衛外之